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至六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

天子之孝

論官材

舉逸附

易履卦名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朱熹本義曰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故為履道平坦幽

獨守貞之象

臣按履以行為義幽人以處為義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坦坦即幽人之貞也苟為艱難阻絶之行欺世盜名是其志在弓旌而非中不自亂者矣二之所履者道也則可潛可見用舍行藏一惟其道而已聖明在上如此人必非長往不返而摻揚隱逸者亦無能舍旃也

蠱卦名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頤傳曰上九居蠱之終无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

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流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臣按五爻皆幹蠱之人而上非無幹蠱之才也以無應援而處無位之地胡炳文言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葢有是象則有是占而又戒其必

如是乃可在當人之身則然而伊尹太公非終于

高尚者然則治蠱救壊天下未必無其人而莘野

之幣磻谿之載或弗之及也

詩小雅鶴鳴篇名其一章曰鶴鳴于九臯澤也聲聞于野魚

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蘀他山

之石可以為錯

臣按鶴鳴一詩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一

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自外數之至于九坎而

猶聞其鳴聲則賢人君子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而名聞于朝廷之間非必自衒自鬻而乃知之也在淵在渚以魚之出沒喻賢者進退也以善樹之檀喻賢者以惡木之蘀喻小人上檀下蘀是賢者在上小人在下故人皆樂彼之朝而往觀之矣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其理一也王其可以弗求賢人而置于朝乎此詩繼沔水之後沔水曰規宣王而此曰誨宣王規

為正其已失誨為教所未知然則諸侯之朝宗于
天子實賴賢者在朝匡輔之力故教王以博求巖
穴知名之士而與之共武服矢文德也
漢世祖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
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
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
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竊虚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以壽終于家　安帝時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内隱于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

良方正有道皆不行策書徵之不赴順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督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

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

其有益于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

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耶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誼隆于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

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于飾偽以邀譽釣竒以驚俗不食君禄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太公僇華士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名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黄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
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
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
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
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
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臣按孔子繫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蓋所因者時所守者道而初無所容心于其間也故出則成出行有與行非無具也處則成處藏有與藏非充隱也若無所挾持而釣采華名誠有如博士所奏者宜王逸李固之深有望于樊英黃瓊也要之寡欲知止難進易退

亦足以廉頑立懦苟自度其才于世無所補則終身山棲野伏無所表異于食毛踐土之氓適以成其自知之明而為人君者誠宵寐求賢常若不及則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自各以類應矣

宋太祖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酸棗人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唯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証據因示諷

諫微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臣按眧素之于易學雖不逮周張程朱諸儒有以發揚羲文周之微言奥義然而宋祖立國之始知崇儒重道而眧素之愛民寡慾二語亦庶幾不負所讀之書有宋一代之經術理學與夫講筵之御不輟于兵戈擾攘之餘皆開基之主有以啟之也

程頤論養賢劄子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

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三代養賢必本于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令天下之大豈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

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卿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彚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

之心可謂無負于天下矣

臣按明初名臣如宋濂劉基由辟名為佐命而方孝儒由薦舉任文學博士靖難抗節楊士奇由薦舉至華蓋殿大學士其他宦蹟顯著姓氏在人耳目者比比也至如陳静誠遇在洪武初應聘與參帷幄大計再授翰林院學士辭授禮部侍郎尚書左丞又辭竟以處士卒吳康齋與弼以布衣名至授左諭德具疏固辭命行人送歸其為優禮處士

與士之能以禮自處有足稱者宣德七年詔令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有司保舉赴京選用八年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猗蘭操招隱詩蓋是時作也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藴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

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考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是時宣宗既下詔令復出御製賜諸大臣以示意其勤于求賢若此自成

代以後薦舉始廢專重科舉然則久廢之典固有待于大有為之君而後舉行也歟

以上舉逸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五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六

天子之孝

優大臣

臣按經言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人者衆詞也西銘曰大君者乃天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葢公孤卿貳老臣夙德簡畀自天培植自祖宗嗣天子尊為師傅亦不敢專敬之所尤屬者也述優大臣

書酒誥〔周書篇名武王誥康叔之辭〕予惟曰汝劼〔固也〕毖〔慎也〕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越獻臣百宗工〔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矧惟爾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矧惟若疇〔汝之疇匹〕圻父薄違〔司馬迫逐違命〕農父若保〔司徒順安萬民〕宏父定辟〔司空制經界以定法〕

臣按此本戒康叔劼毖于酒先當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其訓辭出于王而曰賓曰友曰事而尊之為獻為宗為父則王之與叔有同敬協恭之義

而于一話一言之際不敢少有狎侮君子之心也

劼訓為固然則必其知之深而任之篤不中衰不

旁奪而後為盡劼之義也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孔安國傳曰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

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

理陰陽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孔安國傳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孔安國傳曰副貳公弘大造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臣按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太者尊無以加之辭少者位次于尊之辭要之三公三孤皆以

師道輔佐天子其或以師保而下兼或以六卿而上攝乃所謂惟其人也然則六卿雖有分職起而作事未嘗不居坐而論道之列也經曰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卿大臣乎

禮記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

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呂大臨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係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于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葢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則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也

臣按此章之義大約與朱熹中庸章句所謂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不眩之意相為表裏亦中庸之義疏也夫敬之一字乃帝王之心法從敬親之敬而推書言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于君子小人固無所不敬也乃于無不敬之中而又有所當敬者則不但禮貌之隆而已臣故以為此即中庸之義疏也

春秋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

胡瑗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閔其疾弔其喪賵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宣公八年

胡安國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

而臣節礪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胡寧曰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昭公十五年

胡安國傳曰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而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

臣按親親賢賢老老貴貴先王之訓也大臣則兼之者為多矣故于其當職而在事也隆之以公孤之名設之以殷輔之屬殷衆士也輔庶人在官者陳其殷置其輔太宰之職既而不敢煩以政也則尊之為老更賜之以几杖不幸而至于疾則君親問之喪則君親弔之誄德易名賵葬恤孤其送終之禮又如是其厚也隱元年書公子益師卒胡安國以為此春秋貴大臣之義其于二去籥于禮有得失而美刺不同𠀋而觀

之則春秋之義雖尊君抑臣而上下之交堅固謹慎于凡百宗工無有不然其于大臣則接之以恭遇之以禮至于死生之際尤不敢忽焉

中庸第二十章敬大臣則不眩

朱熹中庸或問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

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于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臣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

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于大臣而移于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臣按九經之序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蓋誠脩身

矣故其所尊者必賢也誠尊賢矣故居大臣之位者必大賢也豈但恃伺察以防之哉

孟子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臣按三公坐而論道三孤弼予一人皆師道也冢宰總攝六卿相職也道德之與政理非異人任徒

師之而不能任之則為士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矣不名之臣如伊尹真其人也管仲非其比特以桓之尊信之者合于古帝王師臣之意故孟子連而及之

漢文帝時賈誼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

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

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吾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古者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之吏皆有威嚴恐褻尊故使其屬若子弟代坐取要辭也

自大夫以上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故曲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為八議據曲禮則大夫以上皆為貴也漢承秦弊既尊君抑臣之太過而治獄之吏又路溫舒所謂十失之一尚存者也雖以文帝之賢而不講于敬大臣之經人告絳侯周勃欲反廷尉逮捕治之勃為獄吏所侵辱既出嘆曰吾嘗將百萬兵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宜乎賈生之痛切言之也

唐明皇時黄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説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于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廵北邊聞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

臣按都督貴臣也古法于八者之辟各據一邊則得八議上與宰相議其罪議訖乃麗邦法而附刑

罰斯得之矣其後明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詣請室請罪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啓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刑不上大夫所以礪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明祖葢深然之而未能著令有所禁絕也

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宋太祖時范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

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臣按宰相坐論之禮雖廢于宋祖之時然自三代而後遇士大夫以禮卒未有如趙宋之君者故其國祚弱而不易亡得尊賢敬士之報也

臣又按有明一代相業莫盛于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仁宣二宗所以待之者甚隆雖未如古者之坐而論道然虛己以聽始終恩遇不替賜敕賜圖書賜印獎勞頻數非復洪永之猜嫌峻急矣時大學士黄淮

辭歸宣宗餞之太液池親製詩送之附録于此以見君臣一時明良之盛云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莱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彦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屢月未盡意

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晴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殽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雁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劚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滙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以上優大臣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七
天子之孝
設諫官
臣按經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又曰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當不義則爭之邢昺疏曰論語曰信而後諫左傳曰伏死而爭盖極諫為爭也夫為臣子則以不從令為孝為君父則

以納諫為孝矣皇侃曰夫子作孝經之時當亂衰之代無此諫争之事故言昔者然則興王懸賞逸王致罸斯為敬慢之殊矣述設諫官

易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程頤傳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争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

察何四皓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享富貴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司觸龍因其明

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

朱熹曰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盖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自户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臣按樽盛酒簋盛食又以瓦缶為樽之副喻禮之至薄也言窮約之時不尚多儀而尚誠實户人之

所由牖室之所以受明非所由也納約不自户而自牖言艱難之際自間道以通于君蓋方其困心衡慮雖逆耳之言猶易入而况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其辭溫厚明辯不令人悦繹乎如唐德宗之在奉天陸贄反覆開導往往聽納贄之于德宗斯可以當納約自牖之占矣

睽卦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張栻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途也或謂諫于君者

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程頤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于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其君以當道

臣按二五君臣之位當事勢睽乖之時九二獨遇六五之主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也其君臣相須之殷不拘堂陛之常分正與坎之納約自牖者相類然而遇非枉道求合巷非邪僻由徑故又必如

程頤之說而後可以言勿欺而後可以言信而後
諫也

書舜典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孔穎達疏曰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
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
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
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己悉聞見之

臣按穎達又云目視苦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

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云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然則天子之近臣明目達聰由之壅塞聞見亦由之矣故舜既以詢四岳矣而于命官之終則又命龍為納言使之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欲其遏絶讒説而敷奏忠言夙夜出納者如朝奏聞而夕報可也此所以兼聽竝觀而杜近臣壅塞之

患雖唐虞極治而防奸之道豈踈于後世哉

徇征夏書篇名仲康命徇侯征羲和誓衆之辭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孔頴達疏曰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先王恐其不然故大開諫諍之路每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臣按蔡沈傳曰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孔氏謂相規相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被遣作器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諫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以諫此類是也孔氏謂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侑征以不能規諫為不恭孟子責難于君謂之恭意本于書也

古者諫無專官而周官保氏掌諫王惡蓋官師百工乃人適政間因事納忠而師保諂嫰諫惡相與格其非心也至于經言天子有争臣七人非謂設官止有此數大都謂舉朝皆嘿嘿得七人焉以夾輔之不致于臣皆從令以陷于不義也

伊訓從諫弗咈先民時若是順也

臣按此承上先王肇修人紀之文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乃為人之綱紀成湯反之之聖

不敢自謂吾身無有一毫之不盡而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故伊尹舉此以訓太甲仲虺之誥言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是從諫弗咈之實也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是又以所聞于古者告之而商頌之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皆先民時若之証也

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

非道

臣按蔡沈傳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蓋惟懋敬厥德乃能忘其順逆而求其義理之當若太甲未克變之時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則不惠于保衡固聞其言而逆于心矣亦必有左右近習遜志之言以惑其聽者此所以制為不迭之刑也

說命上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陳櫟曰主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為江湖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臣按高宗命傅說作相其命辭首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終之以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中之以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此節以答欽予時命之語也君之從諫猶木之從繩木非生而皆正君非生而皆聖木之正由繩使之然故不可以不從繩君之聖由諫使之然故不可以不從諫也然必有受諫之實而後有敢諫之臣如後世應詔陳言而有以太切直致罪斥者則雖命之實拒之矣故說又以不命其承復欽予時命使以從諫之道反求諸己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蔡沈傳曰嘆息言古人德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告誡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臣按訓告教誨猶言傅之德義道之教訓保惠猶

言保其身體極其大則師傅保之責而其臣皆相與如此此乃殷高宗所謂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故誑欺眩惑之言不入于君之耳否則譸張不已變為詛祝安危在反掌之間也

詩大雅板篇名其一章曰上帝板板反也下民卒癉病也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無所依繫不實于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輔廣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令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猷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于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

四章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猶款款也）小子蹻蹻（其畧反驕貌）匪我言耄（非我老耄而妄言）爾用憂謔（乃汝以憂為戲）多將熇熇（許各反熾盛也）不可救藥

臣按小序此凡伯刺厲王之詩不敢斥言王而稱上帝稱天既又呼僚友而切責之又言其與己異其職事蓋必王之用事之人也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厲王之臣獨有召穆公凡伯二人而已夫可憂之事當摽心慮患夙夜祗

懼以臨之不可用為戲謔苟以可憂之事為戲謔是樂憂也可憂而樂多行不義將如火之燎原不能救止此老成人之所以心知其可畏而歘歘然相告也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臺名子猶據梁丘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章善反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益也其

不及以洩減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商頌曰亦有和羹羹備五味既戒既平鬷子容反嘏古雅反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年

臣按齊景公嘗悅晏子之言而興發補不足命太史作君臣相悅之樂矣晏子惟能獻君之否以成君可獻君之可以去君否故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當斯之時則晏子之于景公

可謂和矣若君可亦可君否亦否之梁丘據則必不能回流連荒亡之志而為先王之觀也是歲齊侯痁疾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皆在梁丘據裔欵二嬖大夫者欲誅祝史以辭賓言于公公告晏子晏子言諸苛政民所苦病億兆人詛祝祝有益詛亦有損非誅祝史所能治公説于晏子之言使有司寛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債當斯之時則晏子之于景公又幾可謂和矣遄臺之遊乃曰惟

據與我和然則公第知可亦可否亦否者之為和而于晏子之言雖從之而未必好也安有所為君臣相悅者哉夫人君有聽言之美往往不出于誠然以唐太宗之于魏徵常退朝而盛怒（見正宫闈）其君臣之好不終固不待仆碑（徵卒太宗自製碑文并為書石既而以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疑其阿黨又有言徵自録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愈不悅踣所撰碑）之日也故非一德同心不足以語于和矣

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名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我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樂典史獻書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師箴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書矇誦誦箴諫之語百工諫執藝事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傳以語上近臣驂僕之屬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大師大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師傅之屬修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而

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晉地

臣按名公名穆公虎也厲王之時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彊凌弱衆暴寡作寇虐

故名穆公作民勞之詩以刺王其板八章小序凡伯刺厲王也今由衛巫監謗之事觀之名公之諫亦但言防民之口之不可耳未敢指陳夫不堪命之實事也民勞為同列相戒之詞板切責僚友名公凡伯親賢舊臣宜其可以極言而力救顧不敢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宜國人之莫敢言而卒以基禍也

晉語范文子士燮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我聞古之王

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詢芻蕘聽謗譽)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于市辯妖祥于謠(行歌曰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臣按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二語千古興亡理亂之大要也厲之禍成于監謗盡戒之術必聽于民豈不然哉凡民風市語童謠之屬以至違怨詛祝之辭有理存焉皆我諫臣也聞而改之賞莫大焉

也易咸卦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能弘納諫之益故曰先王疾是驕也

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楚子亹）曰我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方處）凡百箴諫我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敬也）其德至于神明（夢見傅說）以入于河（河內）自河徂亳（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王病之曰子復語我不穀雖不能用吾慭(牛刃切顧也)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隣犗切)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所以塞耳也)

臣按此見人君不徒以受盡言容直臣為美而用之實難也靈王聞白公之言而病之曰雖不能用

憖寘于耳若是乎與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者有間也白公曰不能用之是猶以規為瑱矣故靈王非有殺諫臣之惡也州來之役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諫王王感其言至于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則非徒憖寘于耳矣卒也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是故用之實難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地名

論語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

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臣按夫人必有秉彝之性故非肆于惡而無忌憚者明義而正告之未或不從委曲而開導之未或不悅然其物欲堅强則不能屈就于理志氣昏惰則不能反求諸心故終于不改繹也朱熹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

子論好貨好色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之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他日夫子又曰忠焉能勿誨乎集註忠而勿誨婦寺之忠蓋用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為訓也然而禮有三諫不聽則去之文而子游言事君數斯辱矣人主知夫人臣納誨之為忠而又知有不可則止之義則從而改悅而

繹不陷于不義矣

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朱熹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别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又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

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我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臣按大聖人心事只是與予知之人相反而已一有予知之心則自用而不好問矣以邇言為不足

聞矣暴人之惡而蔽人之善矣楚靈王之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所以名乾谿之辱豈非自投于罟擭陷阱之中乎中庸之道廣大光明含此皆罟擭陷阱也不為舜則為予知之人凡飾非拒諫以底覆亡皆自謂人莫己若始也問察隱揚之義朱熹之説備矣

孟子禹聞善言則拜

臣按禹拜昌言見于書大禹謨臯陶謨一是舜命

禹征苗已誓師往伐而益贊禹以修德禹聞益言心領神會屈己拜之一是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于帝前臯陶陳謨以慎厥身修思永發端禹然而拜之孟子即書辭以推其意謂禹聞善言則拜也夫以禹之不矜伐滿假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為言臯陶則言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惡者不足畏蓋益臯陶造道之精微所言之深遠大

禹樂善之心真見為不及而拜之也

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臣按漢文止輦受言隱惡揚善其謙抑虛受之氣

象後世未有過之者載考高帝三章之法已除去誹謗偶語法條而二年五月詔云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或者入關之始但與父老口約而未及删去律文故也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于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衍失也鄭康成註禮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以木貫柱四出即今之華

表蓋至秦皆去之孝文乃令復施也計當時必有立旌書木者史略而不書後世亦有詔公車設謗木肺石二函與置紙筆于陽武門外以求得失者

匪鮮終則繁文也已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

臣按漢武帝知汲黯而不能用黯亦以數切諫不得久居于中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正不能受盡言之實也多欲則不能自克不能自克則逆心之言必難入遜志之語必易從雖以帝之目黯爲社稷臣敬禮之過于大將軍丞相而終見疏遠遂使方士神仙之說桑孔貨利之謀窺其所欲而雜然

投之無所不至矣

光武時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歳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光曰昔高宗命説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

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安帝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至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名曰人彘盎引却文帝所幸慎夫人坐舉以為諫也）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置酒宣室見董偃朔諫止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帝酎

祭欲御樓船廣德諫宜從橋願自刎以血汙車輪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争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寛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臣按世祖仁明東京再造而韓歆不免以直言受誅甚哉若言之難嘗也陳忠之豫通廣上意其指

切矣夫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妄有譏刺不得事實亦優游寛容乃所以來諫者矣若一有不當而輒加譴責則雖有嘉謀異策而不便之者往往附致于不得事實之際而罰及之矣夫興王止有不諫之刑而曷嘗有失言之罰哉

魏髙宗時髙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

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衆中諫之而于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耶然至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之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于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謂忠乎

臣按游雅常稱高允内文明而外柔順而崔浩謂

其乏矯矯風節然浩之所以得罪者正以不隱惡沽直名故也論其世則高允之不為矯矯風節良有以焉夫惟魏主之不欲天下知其過也此允之所以不敢顯諫也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忠孝之理則同而其事自異也且事有不便或面陳其可否或疏論其得失各因其緩急小大其所處之職亦有貴賤親疏有不得而面陳者亦有不得而疏論者非必以面陳為慎密疏論

為激訐也如魏主之言異乎明目達聰而使下情無壅者矣

梁武帝時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切責之琛啓陳四事其一言户口凋落牧守貪殘其二言風俗侈靡宜道以節儉三言斗筲之人詭競求進四言省事息費上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為卿何不分别顯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殘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又士民飲

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室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檢恐
益增苛擾卿又曰百司奏事詭競求進令不使外人呈
事誰尸其任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
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
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若不具列則是欺
罔朝廷佇聞重奏當復省覽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司馬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
在于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于煩碎是以明主守要

道以御萬幾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遠功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于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

古所閱矣豈不哀哉

臣按人臣進言或通于天下之大勢或專指一事之失常或追述其致此之由或逆覩其將來之害或略開其端緒不必深言或喻事于同情在人自悟或為之危言或為之隱語聽言者以理揆之則無不得也以情通之則無弗喻也貪暴者幾何人不必詰主名而按之可知勞費者幾何事不必問條目而有司具存但霽顏令披瀝心腹豈有難對

之狀但温旨令敷陳終始豈有必窮之辭惟權奸以此術制敢言之士務令所詰者不得而一一主名所問者不得而件件條目鉤校意計之表使之難對毛舉細微之故使之必窮于是乎言之者咋舌死而聞之者終身杜其口矣在奸人以此愚人主所以彌縫己之過惡而梁武乃以自愚惑之甚也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不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

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揺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

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上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飲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晏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

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夏桀作傾宮殫百姓之財商紂作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昔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按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即上表以為宜鑒亡隋惡聞其過之覆轍務盡下情高祖亦嘗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顧謂裴寂等曰隋氏

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他如李素立之守法居之清要蘇世長之狂直屢見優容此則親見隋之所以失而以為明鑒屈已從人獎勵諫諍庶幾哉可謂能自克矣昔者子思子有言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

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讃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覩隋唐之所以興亡者其言豈不信哉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

天子之孝

設諫官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于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既行而後救之于末流

矣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曏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以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

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四年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尹起莘曰後世人君有吝于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後世人臣有喜于為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人君吝于改過人臣喜于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蠹政害民而後已善哉太宗能有見于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己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

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藴神明外當淵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又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

宜將護偷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國中幸安四裔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于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宫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

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

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强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曩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

所易乎

十二年上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于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

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上深加奬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

十六年上問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十八年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按唐太宗之納諫也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此真初政之首事而千古之良法也雖懸旛施板以求善言聞過失不是過矣宋臣曾鞏有言古之制善矣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至于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

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辯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庸人邪人不得間焉太宗之下此制在改元旬有五日之内也豈非知當務之為急哉其時中外之臣望其丰采聞其風聲皆當踴躍奮迅冀得一言之當以裨益于王躬之萬一仰贊于治忽之幾微雖芻蕘之賤亦將咏歌舞蹈于聖朝

之不諱欲獻其狂愚之誠而況侍從之臣相與朝夕上下其議論者乎抑臣于太宗納諫之事錄之不厭其詳者誠以諸臣之因事進規其言具在考古可以驗今以備觀覽如置諸臣于側也

明皇開元五年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

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臣按貞觀之制善矣諫官史官隨大臣入侍此當為萬世不易之良法開元初政能紹復舊事斯為至孝矣

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亡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李林甫欲蔽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斥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

贖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臣按開元之盛與貞觀並稱用一林甫遂成天寶之亂而數世不息無他壅蔽之奸甚而諫諍之路絶也及當播越之餘悔不用張九齡與太宗當挫敗之際惜魏徵之已死同轍也然而九齡之在開元其

諫行言聽則不如徵之在貞觀而貞觀之時其或奸邪有類于林甫者則能斥而去之此其始終理亂之所以異也善乎蘇軾有言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章上封事忤王鳳死而雲廢雲上書斥張禹為佞臣成帝以雲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後意解得已然卒擯斥則公卿持祿保妻子皆張

以之流耳故王莽以禹孔光二人皆亂經義獻諛說以固禄位者事詳本傳

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代宗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奏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毁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顔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

下之耳目令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托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番上分為五仗帶刀捉仗立東西廊下）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聞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

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陛下倘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

臣按漢宣帝時魏相白去副封以奪霍氏之權今使諭事者先白宰相是甚于副封也夫使宰相有

過將孰得而論之耶肅宗即位之初已詔禁之矣何代宗之不能紹承先志而復踵斯弊哉真卿抗疏爭之是也

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嚮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于人心況于當變故動揺

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論頗究羣情四方則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朝廷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闕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于其際眞偽雜糅于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可得乎哉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

畧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于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

達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君臣意乖上下情隔故睿誠不布于羣物物情不達于睿聰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

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于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為人君臨下

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不誠則心莫之保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美蓋

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者臣

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若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

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亂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必勦説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

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若不能出之口也）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

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有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臣按人主當定亂之後而審致亂之自猶治病之後而思致病之由也德宗奉天之厄其為致亂者非一然以病喻之則凡百皆客症也兼症也上下之情不通斯其本症而已矣陸贄之言接下從諫必驗之方也九弊原病之案也恥過遂非而惡諫官之不能愼密德宗諱疾忌醫也若夫楊炎盧杞之流執烏喙鴆毒下咽立斃之藥以勸人飲此者也他日怒姜公輔之諫唐安公主造塔而謂之指

過求名雖以贄為之救解而怒猶未怠而罷公輔為左庶子是則致病之由良醫禁忌之而不從也昔蘇軾在元祐中嘗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其劄子云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試於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于己出又曰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

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重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能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之治可復臣既録贄之言而并及蘇軾之説焉

憲宗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係人主

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讀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一二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按古者諫無專官而後世有專官官以諫為名

而不諫則可乎諫而不能切中時弊則遂無曠厥官乎然而發口諫者無幾也諫而畢伸其說懷章欲上不為刪減其十之六七者無幾也故曰孜孜求諫猶懼其不至也况罪之乎古之采風詩聽謡祥凡以時事之得失係焉居易之樂府多所規諷流傳禁中憲宗見而悦之亦足令天下知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為諱也

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

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臣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書亦藝也公權筆諫不愧于侍書矣

宣宗欲幸華清宫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茍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臣按唐宣宗之焚香盥手讀大臣章疏得古天子

齋戒受諫之遺意

宋太祖詔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闗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臣按此宋太祖之所以求言者也至于太宗亦嘗詔羣臣欲面奏事者即時引對此宋初言路所以無壅更參之唐貞觀中以諫官隨三品以上入閣議事之制庶幾忠言讜論日有所聞矣其後宋之子孫蓋不能遵祖宗舊章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

皆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者何其慢也夫差遣上殿轉對之例洵有合于古之諸侯見天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意也以方面之臣天子數十百城之寄而臨行不得密邇天顏陳其所以治狀得請便宜及他有所建白不疑于輕視人民社稷也耶然則自府道以上受任合當令其上殿轉對也

太宗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

人左右補遺不得其職以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令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虛之空言示之寡信

臣按田錫之言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

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所謂進言者皆

曰已治已安也言之于太宗之時亦猶賈生之于

漢文矣

仁宗景祐三年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康定元年除越職言事之禁

臣按仁宗為宋一代令主屬吕夷簡執政頗專權

用事如開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

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私又為四論以獻

譏切時弊夷簡因訴其越職言事離間君臣遂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皆以直仲淹坐貶然則越職言事之禁出于公乎出于私乎抑禁之便于公乎便于私乎夫諫豈有常職必職言而後言則言之路隘矣必職言而後言必至于職言而亦不得言則言之路絶矣仁宗尋以富弼言除其禁不遠之復也其斯以爲仁宗也乎

臣又按仁宗自慶歷以後求直言增諫官大書屢書爛然史冊故其時衆正盈朝一二小人雖偶進而旋斥致治之盛近世亦罕焉故常謂唐太宗之納諫也勤于始而怠于終仁宗之納諫也厚于終以救其始必能終之為難則仁宗其優矣

慶歷三年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

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孝宗隆興二年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請宜于申末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

臣按輔臣經邦論道乃跼蹐于階前尺寸之地謀議于頃刻之間固無由盡所懷而舉其職也夫以輔臣之尊尚不得從容展對而況庶官乎孝宗之詔可謂知要矣明孝宗嘗御午門或御平臺或煖閣屢召大臣詳議政事商度可否藹然如家人父

子故弘治之盛有上下交泰之意若两孝宗者皆有足法者也

以上設諫官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